

# 斯人也斯

聖賢孔子曾感嘆：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」和香港文學家也斯談天，無端便生出這種感覺。他的淵博見識、樂觀心境、以及談論閱讀和寫作時的自在情懷，令人感到意趣十足，像被他帶入語言中的化境——跟隨他的敘述，去觀看、體味、見證文字世界的美妙。

作為香港本土重要的中生代創作者，也斯橫跨詩歌、散文、評論等各個領域。他筆下的人物在不斷成長，而他也正在經歷着生命各個階段的變化。或許，他不願人們將注意力聚焦在他的肺癆病症上，因他相信，讀書與寫作，才是更值得關注的事物。

有人說他像老頑童，和煦、健談，話匣子打開便滔滔不絕，但其實，他言談帶給人的最大感受，始終是其對文學那一份深厚的敬意與依賴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莫雪芝



## 樂觀與包容的文學智者

許多讀者認識也斯是從《後殖民》、《食物》等關鍵詞開始。一篇《後殖民食物與愛情》，實踐了他「好好寫香港」的願望。他的「本土」，從來都在不斷變化，並在國際化的視野中不停遷徙。最初寫移民加拿大、後來是歐洲，香港的image在他筆下之所以生動立體，正因為他喜歡捕捉「東」與「西」的溝通、融合。借他日前剛剛在內地出版的詩集之名——《東西》，正是他觀察、觀望世界的兩種視角。

一碟海南雞飯就讓也斯玩味出其中不同的文化轉換——這菜式明明出自海南，怎麼成為了新加坡的美食驕傲？也斯以食物為切入點的一系列作品，其實都不只是寫吃甚麼、好不好吃，而是「吃」可以聯想到甚麼、味覺和心靈可以怎樣交往。按他的話說，「物」所承載的意義在後現代語境下早已不同，而寫食物，小說又同詩的格律大不同，詩是用詞彙去建構，做內在與外在的對話，小說則不是從觀念出發，而要從實際所觀察到的人的感受入手。

「通常人們寫九七後，都有一種套路——孤女被賣到英國、後來又被拋棄，但實際上，我們仍要生活。」他寫後殖民，恰恰是重新認識現實，用現實的方法去敘事，因為人經歷了許多矛盾，往往無法被套入一種理論，不如「回到最實際的食物、愛情」。很多創作者不屑於去講最凡俗的故事，他反而大有興趣。

### 文字為現實作多角解讀

也斯寫小說的速度不快，近乎一年創作一篇。而他筆下的人物，也在不斷成長，09年寫下的故事，如今再版時，又有太多因時局變化而可以作出的修改。十幾年間，內地與香港的關係，不斷轉化成不同的階段。如今港人移民，不再像文革年代的早期遷移者那樣，有去無回，他們可以更自由地將兩地的思想交互傳播。也斯不想小說成為黨派喉舌，不願意介入政治，只想寫些包容性的文字，為現實作多個角度的解讀。他關注香港「繼承了中國的甚麼」？多條歷史線索從不對立，反而糾纏得難分難解，每一件事的內在，本來也都如此複雜。就像最近他重讀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發現那句被世人奉為箴言的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」，其實內裡大有分別。「其實幸福的家庭根本就不一樣，單是飲食方面，吃生蠔的有錢人和鄉下人完全不一樣。」

真正好的小說，在也斯眼中更像是對現實作出的預言——不是追隨趨勢環境、政客言論，而是注意到現實人

們還未注意到的事。這樣，才會有反思。

### 一顆平常心 書寫人世間

也斯喜歡旅行，旅行也正是他創作的一部分。七、八年前，他去過法國南部、靠近阿爾卑斯山一處的一間十四世紀修道院，那附近的村落住了很多60年代的嬉皮士，他們都是早年抗拒巴黎浮華生活，前來這個偏僻理想國的有趣之人。那個屬於法國的暑假，卻讓他找到《詩經》中描述的沉靜生活的「法式演繹」。幾年後，他再去那個地方寫詩，感受自然的貼近和溫暖，這正是他一直追求的「人間滋味」。97年到今天，也斯已寫了足夠出版多本書的散文，從早年的巴哈式的看似嚴謹的結構與浮世中人結連的《浮世巴哈》、到後來幫《星島日報》寫專欄的集中交稿式的寫作方式，他「寫到東西」，卻始終不是寫眼下最流行的事物。他得更遠，看得更寬，認為表象背後其實有更多事可以講。

「我不想這麼快就對剛發生的事作出反應，反而想這些事，想其他更多的事。」在香港書寫，始終很困難，無論政府、學術界抑或傳媒都很健忘，因而做作家，不為掌聲，也就無所謂的期望，也才能三四十一年如一日地通過寫作去認識自己。

也斯最讓人感懷深刻的，便是一顆平常心。「能做多少是多少。」生病之後，他發現自己可能其實不需要那麼忙、不需要出席很多活動，因為病，反而有了priority。「不是不想見人，而是想交談得深入一點」，不要社交式的浮光掠影。「過去可能身不由己，如今反而有更多時間，可以回到自己最愛的文學。」重新去欣賞托爾斯泰、普魯斯特，重新去整理十幾年來寫過的書稿，其中很多更是過去的手寫稿，不太累時便一邊整理，一邊重新去想。

他預期最少也可以將三本書重新呈現給讀者，一本詩集，是05年至今的詩稿集結；一本講述文化、旅遊的散文集結；還有一本是上世紀90年代在報刊連載的、以講東西文化差距為主題的小說。

以都市化的方式寫香港，一直是也斯的追求。從70年代初進入社會開始寫詩，鍾情於私密的意象與處境表述，直到如今，他還在不斷探索、借鏡，嘗試想像加現實的方式去描述這個城市。「怎樣寫多些自己所身處的社會？」寫實，更大意義是要將現實中的某些食物加強並轉化，他漸漸摸索到如何在小說中自在轉化兩個人稱，而其中又受到台灣文學與西方魔幻現實主義的種種啟發。他與文字



因緣際會，不斷蔓延，從詩到散文到小說，轉化和交錯都如此自然。

### 首先，做個好的讀者

香港對於寫作有很現實的限制，並無太多空間可供發表，字數和內容也要根據報章版位相應調整，但也斯始終認為，對書、對創作的關注，一定要從讀多些書評開始。他說：「香港太少書評，評論其實是在built the critical mass，怎樣理智地建構出對事物的看法，靠的正是優質的評論。」評論可以為香港帶來長遠幫助。」而缺少書評，則等同於斷絕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溝通路徑。「好的書出來，書店擺了一兩周見不暢銷，便打回倉庫，幾乎是判了一本書死刑，又欠缺介紹、評論這些平台。」好的創作者便等於失去養分。商業閱讀無可厚非，但重要的是更加多元化，令民心不至失去思考。

對也斯而言，文學與電影，實現了他的感情教育，他能從中學到學校書本中無法學到的對人、對人情的了解。就像他常對學生所說的：「世界不只一種方式，創作也不只是參加文學獎獲得認可這唯一途徑。」許多年輕人問他怎樣成為一個好作家，他的回答永遠是：「首先，先去做個好的讀者。」讀得不够，談何創作？

喜歡閱讀，才會在人生每每遇到危機和挫折時，參悟出應變的方式。「文學和電影能幫我們設身處地地接受感情教育，那是很寬的世界，受之不盡。」就像面對人生中心事、家庭等種種危機挫折時可以依賴的防身術，這才是最要的。「如果喜歡創作，那麼繼續寫下去。」

也斯很包容，就像他對食物的喜好。他不偏食，在閱讀層面也一樣。他認為整天否定別人的東西，便會不理解別人書寫時所經歷的處境，長此下去百害而無一利。那麼以後是否還會繼續寫食物？他笑言大概不會，只是食物始終不可避免在詩人的生活中



出現，即使不特別去寫，依舊會被讀者見到其蹤影。

樂觀，在也斯人生，像是渾然天成的氣質。他說：「當你遇到困難時，你可以怨天尤人、責怪別人，但如果能用平常心去面對的話，便會發現自己可以做甚麼。」人，始終是有選擇的，咖啡或茶？——哪怕是在限制之下，我們仍舊無時無刻在為自己做出選擇。既然如此，為何不積極去選？抱怨無用啊。

### 從負面中找出正能量

所謂保持「平常心」，講或許容易，但真正做起來，是否也那麼容易？也斯笑說：「人年輕時，可能會遇到許多失意的事，但經歷了很多挫折之後，慢慢明白，世界未必像你所想的那樣。所以更要在負面中，想出許多正面的東西。」也許看起來不易，但經驗累積出的智慧儲備，卻實實在在讓他能以自己的方式，去面對困難。



### 我可能是個明代的文人雅士？

可以想像我是個明代的文人雅士生活在那些精緻的文玩之間？

黃花梨插肩擗頭案  
青花蛤蟆水注  
十八羅漢筆筒  
整天坐那兒玩難得的玩意  
不必理會外面的黨爭與酷刑

閒時帶着書卷，由他抬起所有粗重的東西，我則選擇遠眺山野的好風光：不是松谷撫琴就是疏泉洗硯  
風雅的朋友把我細細入畫

不知怎的就在歷史中留下面容清瘦或肥胖的十八學士  
看來活得不怎麼耐煩，滿腔鬱悶或是面面相覷帶着細膩的微笑讓其他人去當反對派

紋畫腦汁去擁有珍貴的版庫或是價值不菲的綠天風雨琴  
努力去表示自己縱使有甚麼問題至少也不庸俗總是世代的知音人

讓這驚駭玉壺的  
哀哀輕煙  
隨着京城的耳語  
撒撒散散的眼神  
把大家薰死過去

不管是否又是宰相的兒孫高中  
不管誰人被放逐或抓家  
專注在一塊玉  
深圓的線條  
和所有的典故

想想也不容易當一個明代的雅士  
慶幸重新建成的簷角和燈籠  
不過是舊影投射在一幢異國的牆上

——梁秉鈞

### 也斯年代紀

- 本名梁秉鈞，祖籍廣東新會。
- 20歲開始專欄寫作，70年代參與編輯《中國學生週報》。
- 獲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學士學位後，長期任教於香港大學英文及比較文學系，現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講座教授，教授文學與電影、比較文學、香港文學、現代文學批評、中文文學創作等科目。
- 創作涉獵詩歌、散文、小說、文學評論、文化研究等多個方面
- 曾獲《大樽指》詩獎及「藝盟」香港作家年獎
- 詩集《半途——梁秉鈞詩選》獲第四屆中文文學雙年獎
- 著散文集《神話午餐》、《山水人物》
- 著詩集《雷聲與蟬鳴》、《游離的詩》、《博物館》、《衣想》
- 著小說集《島與大陸》、《剪紙》、《記憶的城市·虛構的城市》
- 攝影集《也斯的香港》



(2004年 12月參觀Musé e rath géné ve: à l'ombre des pins  
松蔭閒情：上海博物館藏畫展，有杜董《十八學士圖屏》等)

編按：選自梁秉鈞首次在國內正式出版的詩集《東西》，該書主要收錄作者2000年後在港出版的《東西》、《蔬菜的政治》兩書詩作。